

俄汉语被动句的语义性能

——语言的集成描写

于鑫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被动句在俄汉语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句式, 本文立足标记性、原型范畴等理论原则, 借助状态性事件、受事主体、受使性、话题、转喻等概念对俄汉语被动句的基本语义特征和认知语义性能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 这对于分析俄汉语被动句在语义方面的同和异、深入研究俄汉语被动句一些本质上的不同的语言学根源以及正确使用两种语言中同样表现活跃的这一句式都不无益处。

关键词: 俄汉语被动句; 语义性能; 状态性事件; 原型范畴; 认知语义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子

Виноградов (1947: 633) 曾因反身动词当中被动态 (страдательный залог) 意义与中动态 (средний залог/медиум) 意义难于分辨而担心被动性 (страдательность) 可能消失 (如: Хлев держится на двух столбах; Кто-то прячется в кустах.)。从标记性理论看, 当初他担心的实际是既可以表示被动意义、又可以表示非被动意义的语义“无标记”特征问题, 这种“无标记”被动句在汉语中也同样存在, 都跟被动句表示“状态性事件”等语义实质有关。根据“句法象似性” (syntactic iconicity) 的理解, 语言形式的产生必由语义功能因素促动而成, 被动句式的形成跟它的语义因素密切相关。正所谓“句子的语义是人们对一定的客观现实规律或特征的观念化” (Langacker 1987)、“句式语义体现认知的特点, 句式的形式常常是认知语义的临摹。” (张伯江 2001: 520) 因而从语义方面来认识俄汉语中的这一句式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正是要基于相关语言理论与实际对俄汉被动句的语义问题展开讨论。

2 俄汉被动句的语义特征分析

被动句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受事主体的述谓特征均表示状态, 即使是表动作的动词, 也由表动作转为表状态。我们的基本观点是: 被动态表达的是主语表示的事物处于一种由谓语所表示的状态之中, 即它的语义功能是把过程性的事件表达成状态性的事件¹。从语义原型上讲, 实际俄汉被动句都带有“无标记”特征, 俄汉被动句均产生于事件的状态观, 表达的是一个自足的 (即没有“外使因” (каузатор/causer) 出现的) 理想化状态性事件²。反映在句法上就是两种语言有相同的“受影响者+状态”结构, 其中后者是对前者的说明。而且俄汉被动句的这一语义特征在它们的“施事”语义格出现与否上有明显反映, 因为如果被动句没有“施事”格会降低对动作者的关注度, 便于把描述的重点集中在过程、机制、动作结果等“事件状态”特征上。

2.1 俄汉被动句基本语义性能

俄语被动句一般为中立的或无标记的被动语义句子，虽然正如汉语界张敏（2000）所指出的，被动句的“遭受”义是一种语言共性现象，不过这种意义在俄语被动句中实际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汉语的被动句在语义方面往往是有标记的，正面、负面的两样都有，且以负面的“受损”义居多。李临定（1980：411）就曾指出：“在现代汉语里，被字句表示中性以至褒义，有扩大之势，但总的情况是以表示贬义为主。”这跟俄汉语被动句各自具体的语义特征及一系列语义理论问题相关。

2.1.1 俄语被动句语义

俄语被动句主要表示受事主体(субъект-пациент/неактивный носитель признака)跟动作特征之间的语义联系，不论该主体是否受到某一动作行为的影响，也不论它是否受影响而发生变化，均可成为合法的句子。这一语义特性其实跟俄语被动句的来源和形成有很大的关系：俄语被动句的立足点是行为同其客体的关系，其构成条件是“及物性”，即只要是及物动词，就可以构成被动句³，因而跟汉语被动句相比，俄语被动句的语义限制条件要少、语义化过程也更单一。

俄语被动句语义标记的最大特点是“无标记”，这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可以表示“纯被动”(语法)语义，“把逻辑客体当作动词特征(指述谓特征——引注)的载体”(Бондарко 1991)，一定程度上突出“动作—过程”语义。例如：Инструмент затачивается мастером; Тучи рассеивались ветром; Крестьянин был убит разбойниками; Бумага с печатью подписана врачом сельской больницы。也可以表示中立的或中动态的意义，突出的是状态特征语义：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языке слова фонетически ничем не выделяется; Я был испуган (шумом в коридоре); Петров раздражен (ответом сына)。后一种意义往往跟自发性事件(inchoative)有关。另一方面，从客观事理或事件语义关系上讲，俄语被动句既可以表示正面的评价性语义特征(Доброе дело всеми хвалятся; Он великолепно защищался на судебном процессе。)或负面的评价性语义特征(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азрушено войной; Рабочие эксплуатируются капиталистами; Он запутан в грязное дело。)，也可以表示中性义，即中立的、没有评价特征的意义(Волчонок приручился; Столы были накрыты и все стали рассаживаться; Подача газа была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а)。只不过中立的既不受损、也不受益、纯客观意义性质的被动句在俄语中最为常见、最容易被接受，这也是俄语被动句较多用于追求抽象性、概括性和客观性的科学语体、政论语体的原因之一。

2.1.2 汉语被动句语义

汉语被动句基本语义特点表现为：在表达“纯被动”意义上是无标记的，有些被动句表达的可能是中动态的意义。而在表达“褒”或“贬”的评价语义特征方面总体上是具有标记的、有较大的主观评价性，这集中体现为它要表现“受影响而产生变化”语义关系。因为从历时的角度看，“遭受”义是汉语被动句的基础，“被”字在汉语中本来就表示“受不利影响”的意思。如果句中动作行为不会对作用对象或受事主体产生任何影响，则被动句极可能不成立：*抽屉里的信被小狗看见了；*他被人写了一封信。程琪龙（2001）等明确强调过汉语被动句必须含“事物受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一语义特征。试比较：*这个拐弯被他拐过去了——这一页被他翻过去了（*The corner was turned by him——The page was turned by him）。有时还是“发生异常的、非一般的状态变化”。

汉语被动句“受影响而变化”这一语义特征有一个必然推论，那就是不能有“对事(theme)”⁴这一语义角色。有些时候带“对事”的汉语句“他被我看见/发现了。”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句子包含“意外”、“受损”、“不企望”、“与N₁主体意愿相背离”等意义，即事情是未预料到、是“他”不想发生的。反观俄语被动句却没有这一限制：Пропажа обнаружена дежурным; Город осмотрен туристами; Песня была слышна девочкой;

Поднявшись на трибуну, докладчик был встречен аплодисментами. 俄语被动句甚至在“有生”主体 (human-subject) 不知道“施事”针对他发出的某一动作行为的情况下也能成立。例如: Николай был уважаем, но не любим в обществе; А он вот был ненавидим, ненавидим хорошенькой девушкой.

2.1.3 俄汉语被动句语义与动词转喻

正因为俄汉语被动句语义来源与实质的不同, 其中俄语被动句的形成跟词义派生之间没有直接的、本质上的联系, 所以它的被动态不能在原有及物动词的转喻 (这里主要指隐喻) 这一基础上形成: Любопытство грызет меня——*Я грызус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м; Ел его целый день——*Он елся целый день; Год швейной работы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одрезал ее——*Она была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подрезана от года швейной работы; Немало горя хватили строители——*Немало горя были хвачены строителями; Счастье покинуло его——*Он был покинут счастьем; Девушки слудуют моде——*Мода следуема девушками. 可是汉语被字句的“被”与动词间是离散性的关系, 这为动词把转义带入到被动化后的动词创造了便利条件, 被动构造由此跟动词的词汇隐喻形成自然的联系。例如: 公款都被这群贪官给吃掉了; 一穷二白的帽子被摘掉了; 国家财富都被 (不加限制的人口生育) “生”掉了; 人民币的汇率被松绑; 插班生的信心就这样被“赶跑”了。而且汉语中动词隐喻意义向被动句的扩散在口语中也不难发现: 他被人给修理了一顿; 莎拉波娃被打了个回头 (球); 六个破发点被一一化解; 她被对象给甩了; 这个歌星被包装得俗里俗气; 中国队的射门被 (对方守门员) 一一没收。

2.2 俄汉被动句的认知语义分析

正如 Lakoff (1987) 认为, “语义是在认知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认知语义分析是基于人类经验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而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受具体语言形式的束缚, 它同样适用于俄汉被动句语义的分析。

2.2.1 俄汉语被动句认知语义原型

根据认知语义的观点, 任何原型范畴的典型成员都是人们认知上最鲜明、印象最深刻、在列举时最先联想到的成员。(参见王寅 2001: 185-187) 我们认为, 俄汉语被动句的认知语义原型是“受使成性” (“受作用力”), 可以通过认知上的“家族相似性”原则, 把“受使成性/受致使性”当成俄语被动句的原型属性, 即把“受使性”当成“原型受事客体”的典型成员或原型范畴。这样, 表示客体直接接受动作行为的是最典型的被动句, 如 биться, убираться, посылаться, разрушаться, разрываться, посыпаться, ловиться, очищаться, рваться, клеиться 等。而表示客体在行为过程中或行为结束后才出现的属于“次原型”, 如 строиться, писаться, готовиться, рисоваться, вариться,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ся, вязаться, проектироваться 等。表示客体不直接接受行为的作用、甚至不会随行为而发生相应变化的属于原型范畴的“非典型成员”, 所含原型特征最少, 离“受使性”原型核心最远, 如 увиденный, прочитанный, любимый, ненавидимый, уважаемый 等。像 управлять, править, заведовать, руководить, достигнуть 等极个别可以构成被动句的不及物动词所保包含的“受使性”原型特征都很弱。而汉语被动句中, “受损”义可当成被动句的原型属性, 把“受损”当成它“原型受事”的典型成员或原型范畴。利用“受损”义这一认知原型范畴, 能把汉语被动句的一些不同和看起来矛盾的 NP 主语的语义特性作统一的认识和处理: 表“受益的” (如“每个人都被送了一块布料”; “他被推举为厂长候选人”; “不出一个月小华就被牛奶喂胖了”; “火灾中居民被及时疏散”) 和表既“不受损”也“不受益的” (如“那块肉被妈妈用来炒了青椒”; “那块布料被我做了一条裤子”; “我们全体教职工被集中在会场最前面”; “李明被朋友叫去吃午饭了”; “窗纸被院子里的月光映得发紫”) 属于原型范畴的“非典型成员”, 二者所含原型特征最少, 离“受损”原型核心最远。这样, 从认知规律上讲, 表“有损”义的被动句在汉语中可视为是最典型、最自然的, 即无标记的。另外, 汉语被动句在这方面的统一还可以从“共时”因素的影响上寻找根

据：由于一般情况下，其句首 NP 位均应有“受负面因素影响的事物（受事）”，在采用这一被字句式时，被字句的主位给那些原本不带“受负面影响”语义的题元 NP 赋予这一概念特征，致使“非受损”的 NP 题元受到“受损”题元语义的共时影响，形成基本被动式的“同化”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在现代汉语中，实际上有相当数量的被动句并不表示“有损”义，但是当人们举例时，最先想到的仍然是“有损”义被动句的根本原因。显然，该认识可以为汉语被动句的分析提供一种共性语义基础。

基于被动句的这一认知语义原型，我们可以对汉语被动句有别于俄语被动句的结构特征作出新的解释：汉语中只要句子表达了“意外”、“负面”、“不利”、“受损”的意义，哪怕动词谓语不是由及物动词而来，也可视为被动句，即此时的不及物动词也可以构成被动句。例如：祖母被拜年了（“意外”）；中国队被韩国队取得了领先（“不利”）；张三被吓走了一匹马（受损）；他被将了一军/他被幽了一默；看守被罪犯跑了（“受损”）。后一句子隐含的使役结构是“罪犯跑了”致使“看守受影响”，但其中的动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该动词被看成被动表达，是因为“被”字是一个独立的被动语素，它能把这一隐含的致使性事件“强加”在主语上面，形成一个“宏观”被动结构，即“看守”因为出现在“被”后面的那一动作或事件的牵连，从而成为“间接受事”或“间接受影响者”，并使全句成为被动句，显然，这也可视为是基本被动句的一种同化现象。

2.2.2 俄汉语被动句与事件认知角度

被动句是一个具有一定主观性的结构，从认知出发我们还发现，俄汉语被动句的事件认知角度不尽相同。俄语被动句基本上是针对 NP 受事主体来讲的，即较为客观地描写跟它有关的事情。可是汉语被动句中的“不幸”、“受损”等语义特征很多时候（尤其是表示“事件的出乎意料、异常”或者“与期待相背离”的情况下）不是针对 NP 主语（主体）、而是针对整个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来讲的，并且可以从说话人的角度讲的。例如：凳子被人端走了；那天老李被请去吃了顿饭；这位技术员被调走了；他被人知道了密码；饭菜被人下了毒；鱼塘被人下了药。这里的前两个句子表示的“凳子端走”、“请去吃饭”的“意外性”都是对说话人来讲的。尤其当 NP 主体是非生事物时，“意外性”显然只能针对说话的人，不能针对它。后面四个句子谈的事情“技术员被调走”的“意外”、“受损”性也都是对说话者来讲的，而“被人知道密码”、“饭菜被人下毒”、“鱼塘被人下药”的“受损”等负面意义是就事件本身来讲的，同时也是从包括说话人在内的认知上共识来讲的。即使像“儿子被他妈妈看了这封信。”这样的句子也可能包含了说话人对这件事的“不赞同”评价，而且其中的“出乎意料、异常性、有损性”显然也是针对整个句子描写的事情而言的：看他人信是不正常的、看他人信会有损他人利益。而且还附带了说话人的主观评价——看别人的信件不好。

在汉语被动句与事件认知角度的关系上，我们还可以看这样的实例分析。台湾 TVBS 电视台娱乐节目主持人对弃权的游戏参加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被弃权了！”这里的“弃权”被看成“受损”，完全是从说话人的眼里来看的。而主体（“你”）弃权本身很可能是他自愿的。又如，做出让步（让利）的一方对受益方说“你被我便宜了。”这句话中，主体“你”得到便宜本来是好事，而之所以说成“被便宜”，是因为说话人觉得自己吃亏了、受损害了。其实，类似句子在汉语中一般是说不通的，只有在联系描写事件的认知角度的情况下，它们才可以成为合格的句子。从说话人的认知角度出发，还能发现一些“人为”被动句：他被吃了一张黄牌；他被吃了一个闭门羹。这里的“被”本可以省去，但说话人为了突出事件的“受损”、“不如意”的负面效应，特意用了“被”字。

2.2.3 俄汉语被动句的交际—认知语义分析

“对被动态的选择本身就是言语主体交际意向、侧重点的反映”。（Храковский 1990: 161）从交际—认知语义上讲，“汉语是注重话题的语言(topic-prominent language)，甚至是注重主体的语言(subject-prominent language)，汉语被动句是话题—被动句。”袁毓林（1996:

241, 252) 这意味着汉语被动句的受事主体是话题, 汉语中被致使者或受使者一般是讲话者最关注的对象。这跟 Croft(1993)谈论“致使结构”时所谈的“典型的被动句派生于从受影响者的角度描述致使性这一事实、表达受事受到外力影响而形成一种结果性状态的过程”思想相吻合。相应地施事者不是说话者选择概念化的突显对象, 不能是话题。而言语交际中的俄语被动句不一定总是以受事主体为话题, 施事者也可以成为话题(Подземными точками были опрокинуты дома; Прибором регистрируется звук; Ветром занесло лодку в открытое море; Мною дано указание; Химическ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обнаружены признаки яда; Отделом кадров оформляются документы; Программой об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текст; Пионерами посажены сосны; Сростками кристаллизуется соль; Так декретом (в 1918 году) отделена церковь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因为俄语被动句是从施事的角度看“使成”动词的“终位”。换言之, 在同样的情景条件下, 汉语更关心“谁发生了什么事”, 而俄语更关心“谁做什么”。这一不同跟俄汉语被动句的语义实质也不无关联: 汉语被动句的语义侧重于从“语言同现实的关系”、从情景的角度来反映事件。而俄语被动句侧重于从“语言同思维的关系”来反映事件, 即映现思维结构特征。因此可以说俄语被动句是从思维结构如何在句子中得以表现的角度来体现事件中包含的语义关系。而且在以施事为“话题”的俄语被动句中, 位于动词之后的主语往往成为交际“述位”, 施事五格补语连同谓语则是交际上的“主位”。

进一步讲, 汉语中被致使者或受使者成为讲话者最关注的对象, 相应总会引起说话人对其产生某种感受, 这使得它往往附带了要么肯定、要么否定的感情色彩, 尤其当 NP 主体由抽象名词表达时, 必然有说话人的评价在里头。例如: 大家的建议被采纳了; 事情被他们复杂化了; 作品的思想性被淡化了; 入学门槛被提高了; 计划又被打乱了; 教育乱收费必须要(被)制止。而俄语被动句即便以受使者为关注对象, 也不一定包含正面、负面等认知评价语义色彩(Карандаш пишется; Такой костюм носится; Объявление расклеивается; Лекарство принимается три раза в день), 这跟前文论及的俄语被动句以表达中性义为主是相通的。

2.2.4 俄汉语认知“意念”被动句

汉语中(语法上的)无标记被动句即是认知语义上所谓的“意合”性被动句或“概念”性被动句、意念被动句。这种被动句无标记属性, 反映汉语被动句语义原型属性, 其中的 NP 主语本身就含被动属性或在认知上被预设为某一动作作用的对象、受事, 亦即“受影响”义是自足的。根据 Croft (1990) 提出的认知“关联标记性”概念, 被动句的这种无标记属性即是“无标记关联”——“作用对象(受事)”跟行为之间的“自然关联”(natural correlation)。示例: 邮件发出去了; 猪杀了; 他的车碰坏了;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这道题做过。再如, 可以讲“帽子他戴了。”但一般不讲“帽子被他戴了。”因为“帽子”有“戴”的用途和属性, 即原型属性。在表达“帽子”受到影响的状态时, 即使出现了施事时也如此。另外, “饭吃了。”“饭”是“吃”的“原型”属性, 是认知自然关联或无标记关联, 所以也无须用语法标记“被”。表示原型动作的结果(即“述结式”)时, 语法标记“被”也可以省略: 衣服(被)穿破了; 楼(被)盖歪了; 布告(被)贴倒了; 酒(被)喝光了; 机器(被)修好了; 袜子(被)穿反了。我们惊奇地发现, 俄汉被动句的语义特征在这一认知基础上是可以统一的: (1) 无标记关联时的汉语被动句含“受损”这一语义原型特征最少, 而俄语被动句在语义原型属性上表中立的“受使役”义, 也不含“受损”特征。(例略)(2) 俄汉语被动句中的施事 NP 都可以省略。俄语例子如: Слух о его гибел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ется по всему городу из уст в уста; Резина сжимается и растягивается;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на лбу, то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стерто。汉语例子: 信写好了; 门打开了; 衣服晾着的; 屋子在装修; 钱花得快; 书读了; 灯安上了; 信昨天收到了; 鸡杀了。难怪英、汉语言学界都有不少人认为英、汉被动句的原型或基本形式不带“施事”。据统计, 英语中无施事出现的被动句占有所有不同类型语篇中出现的被动句总和的 80%左右(Svartvik 1996: 141)。Croft (1990) 还专门把这种不带 NP 施事的被动句称作“介词挂空句”(preposition stranding sentences)。

3 余论

对俄汉语被动句开展的这些方面研究对于弄清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被动句式、了解俄汉被动句的异同不无益处,对教学和翻译实践也不失有益的参考。研究发现,俄语被动句形式方面的成分多一些、形式机制的作用要强一些,“遭受”义并不是其普遍特征。而汉语被动句语义上的因素更多,控制汉语被动句的主要是语义一意合机制。俄汉语被动句的这一差异在各自的语法标志上也有反映:俄语被动句总有语法标记-ся 或-н/-т,而汉语被动句在这一问题上分几种情况:(1)非生事物常常是动作的对象⁵,一般情况下它们作为受事和动作的关联是无标记的,因而无须用“被”字。(2)人是绝大多数动作的发出者,所以当人成为动作的受事时,它们的关联是有标记的,因而在表达被动概念时需要加“被”字以便把它与受事区别开来。(3)抽象事件跟动作搭配时,表达的是一种出乎意料的含义,这种关联是有标记的,也需要加“被”这一语法标记(他们的阴谋被识破了;你的意思被误解了;公车私用被叫停;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逐渐被人们认识)。另外,俄语是一种追求形式化的语言,被动句的语法化程度较高,被动态的表达手段规范而单一。而汉语为语义型语言,被动概念的语法化程度并不高,所以还保留着许多词汇化手段,比如用动词“受到”、“遭到”、“得到”、“让”、“为”、“为……所”、“叫”、“给”(“他看童话给看傻了/他给童话看傻了”)等来表示被动这一概念。汉语中的“被”字句本来就有“不幸”、“不利”的意义成分,含“蒙受”义、表“遭受”现象,因而从一开始就多了一层不如意、不愉快、有所损害的语义色彩。通过分析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俄语被动句语义上可以表示褒义、贬义和中立的意义关系,并以中性义为主。而汉语被动句除了表示“有损”义之外,近年来表达的贬义和中立义有扩大的趋势——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的是:关键是受事主体要受影响而发生变化,即只要有“受影响而发生变化”这一语义特征,不论表现的是褒义、贬义还是中立意义,该被动句式均成立。这无疑深化了对俄汉被动句在语义共性特征方面的认识。

我们还想指出的是,被动句的语义分析跟动词的语义有很密切的关系,因而从动词语义次范畴化的角度描写俄汉语被动句及其句法—语义特点很有必要,也很有理论价值。这一问题留待以后讨论。

附注

1 正因如此,被动句在一些学者看来是“功能上的被动化”,是一种派生的语态。

2 Croft(1993)认为被动句原型表达的应是自足的状态性事件,无须施事格。例如: The enemy was defeated; The cap was blown away. 而带施事格的句子如 The violin was made by my father. 表达的反而是“被动句的特殊形式状态性”。

3 可以从以下事实来看这一问题:汉语中“愿望”、“感受”类动词虽是及物动词,但无法构成被动句。而俄语中这样的及物动词却可以构成被动句。例如:我想念/怀念过去的朋友——*过去的朋友被我想念/怀念;我们尊敬/喜欢他——*他被我们尊敬/喜欢。Мы любим его——Он любим нами.

4 所谓“对事”是指表示“一事物不会因他事物针对自身发出的行为而产生相应改变”的一种语义角色。(彭玉海 2004: 35)

5 “非生事物常常是动作的对象”这一点具有普遍的认知意义,所以俄汉语中非生命体充当受事的被动句都占相当大的比例。

参考文献

[1]Апресян Ю. Д. 2002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лексики и грамматики: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J]//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научном освещении, №1.

- [2]Бондарко А. В. 1991 Теория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Персональность. Залоговость[C]. СПб.
- [3]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1947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учение о слове[M]. М.-Л.
- [4]Падучева Е. В. 2004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
- [5]Храковский В. С. 1990 Залог//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M]. М.
- [6]Croft W. 1990 Possible verbs and the structure of events[A]//Meanings and prototypes: Studies on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C]. London and New Your: Routledge.
- [7]Croft W. 1993 Voice: beyond control affectedness[A]//Voice: Form and Function[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8]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9]Svartvik J. 1996 On Voice in the English verb[M]. Paris: Mouton & Co.
- [10]程琪龙 2001 致使概念语义结构的认知研究[J], 现代外语, 第 2 期。
- [11]李临定 1980 “被”字句[J], 中国语文, 第 6 期。
- [12]彭玉海 2004 俄语题元理论[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2]王 寅 2001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3]袁毓林 1996 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J], 中国语文, 第 4 期。
- [14]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 中国语文, 第 6 期。
- [15]张 敏 2000 语法化的类型学及认知语言学考量[A], 温州: 中国第九届近代汉语学研讨会。

The Semantic Property of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On the integrated description of Russian and Chinese language

YU Xin PENG Yu-hai

(Centre for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Passive constructions are essential both for Russian and Chinese. The article makes studies of semantic features and cognitive semantic propertie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based on the notions of markedness, prototype category, state events, causative, topic and trope. Our studies have value for i) analysing common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ii)deepening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root of their essential differences and iii) correctly using the construction which has active performance both in Russian and Chinese.

Key words: Russian and Chinese passive constructions; the semantic property; the state events; prototype category; cognitive semantics

收稿日期: 2009-11-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 06JJD740008)、首批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1152-NCET-005)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于鑫(1972-), 河北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

学、句法学；彭玉海（1968-），重庆人，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彭玉海]